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 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言按竹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共堯事三經義

緣經所記即驩堯之罪正坐此

後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其
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細推其端即道不
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粹以
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
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
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
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
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
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

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
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
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喻也帝舜申之之說
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
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
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臯
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
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
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今日不屈
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

先生事項見胡明仲家所記侯自

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始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

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鑄喻可否幸甚幸甚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并以請教不居其聖若以爲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爲比則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

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

也所示王文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

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

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

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

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大與聖則不

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

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而化若化則達

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知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

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食盛自或非知力

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

有其大又曰大幾聖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已而物正者亦不

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

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

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

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
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
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
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
勝至望

文公集卷第三十
四
荅汪尚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此感戢云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甚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

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猶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旣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

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
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云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
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
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
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
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慝邪
說之害正而攻之則濟所以自淑而已此言誠
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夫嘗敢公言

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
端旣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
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
論而已和戰之說所嘗蒙面誨反今所示非不
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
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以子路之賢尚
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
至於使民無所措其言是聖人之言萬世之法
豈苟然哉惟明人倫以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
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

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飾自治之實恐非
夫子正名為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
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況自處於背盟
違命之地而使彼無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
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
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
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
此自治與夫因機以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
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
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
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
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
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
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
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
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
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

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

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

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

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

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

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具理明此乃

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

為哉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况

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

餒虛度歲月而俵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

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

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

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

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迫然超絕不可

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醜酢之際體用渾

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

三才九

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言

至此亦謂躡等矣然以問下之明勉而進之然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

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

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

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

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遠也反倫悖理不及也

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

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

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

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

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

亦乞明賜誨喻將復忍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

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

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

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

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

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

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是乃中國治夷狄

之道而今日所崇
以講和為哉愚之
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宜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今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敏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徃性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

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

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

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

不純乎儒道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

而王氏支以附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

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

以行之至公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

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

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

無而曲成義理加易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

器中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舉

且據論語則東坡之所謂陽貨子其智識才辨由之論語子而皆以謂言之也

謀為氣既又足以雲霧而張星之使聽者欣然

而不知此非王之出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

如前注性論出於意維佛老而一言之性命之說尤可與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

拜呈可見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

其梗槩矣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

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

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

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

未盡也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

當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

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

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

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

陋如辟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

淫侈恣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

龜山論鳧鷖詩乃其所解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

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

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

與扇縱橫以捍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

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
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
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
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
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
豪釐之間曰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
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
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
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

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
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
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
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
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
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
故據以爲說從遊焉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
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
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
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

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知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挾摘窳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

十一月既望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謹何豈意高明不以為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寔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也惟是蘇學邪正

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
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
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
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
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
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
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
誣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
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
邪是東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
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
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
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
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
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
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
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
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
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

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
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
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
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
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
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
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
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
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
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
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
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
豪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
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
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
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
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
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己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

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云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其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

別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柰何柰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間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割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真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

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
秋豪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
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
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
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
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
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
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
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
守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
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
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
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
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
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
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
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
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
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

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
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
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
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
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
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
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
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
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
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
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
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
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
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
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
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
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
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

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
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
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
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
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
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
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
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
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
官而已爾

橫渠先生止爲京官而溫公是安可
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

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
專以天子之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
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爲大夫則疑未盡而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
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
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
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
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
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
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

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是自安矣別紙下詢元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被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
熹竊以爲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
及庶母之屬皆各爲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
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
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
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爲得失也更乞台諭
幸甚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
變服事橫渠理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
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吉服相亂恐不
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爲是亦乞批誨

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
獲別錄一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
意以爲如何如其有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
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必傳也便還乞
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問錄
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
憶欲乞因書試爲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
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說

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丈說
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
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
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
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
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
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
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

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
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卓卿所傳語錄
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如隔
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
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濃郁之味故於精微
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
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
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
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人回却望
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
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
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
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
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
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
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
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
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順先明此然後心

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
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
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
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
其所存所發亦可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
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
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
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
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
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

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識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

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類如此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

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有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

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

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措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无乖

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其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喻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

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去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勲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喜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之大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

害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

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

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

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

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留畬之類耳兩先天

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

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苦心愚謂字亦大書事請深思之

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

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

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

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

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

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

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

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

三才什四 卷之三十一

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孟子最
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
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
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
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
所趨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
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
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
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
之說於此亦可見矣
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真所據之本爲

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
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
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
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
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
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
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
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
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
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

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
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肯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
已蒙收錄其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
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
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
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
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
而不必改耶真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

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
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
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
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
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
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豪髮苟且遷就
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
承誤彊說而後通

如遵誤作尊今便彊說語句
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

刑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

如嘗食絮羹吐止
之無皆字則不成

文之類 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

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刊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官謝書春

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注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思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主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答楊迪及門人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

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真請復論沿沂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沂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沂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

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

荀子云反鉉察之注云鉉

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

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

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

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

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

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

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

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

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

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

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

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不則但云或

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

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

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而不可不辨者於是

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

若曰何故它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

偶之類是也

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

同已以起後世之感也以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

文作姪注云胡本作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

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其庶幾讀者既見當時

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它亦多類

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

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

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

無闕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
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
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
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
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
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
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敬兩本者蓋欲留
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
有所稽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
甚幸甚

答張欽夫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
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
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
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
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殺羞相宴樂而其節物
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
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
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
耳故前日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
害今承誨諭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

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
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
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
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
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
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
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
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
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
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

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
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饗陳於廟中
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
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
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
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
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其它如此脩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
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
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

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彪文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文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文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育

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

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

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

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

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

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

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

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

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

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

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文之意竟何如耳知言

首章即是說破此一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為緊切

正恐學者作二本二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

曉人而剖析太過哈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

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

末流可謂有功於世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

疑之有哉釋氏雖曰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

體雖云心生萬法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

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

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

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
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
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存其心養其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
豈有二理哉而人丁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
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
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
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
之累故因來示得教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
以求教於

人幸甚幸甚。文公集卷第三十

